

· 词典编纂与语言学研究 ·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辞书学相关性

张 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编好辞书是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重要一环。辞书作为记录如何使用语言的权威工具,被读者看作规范化的用法指南。作为规范性的文本,辞书是对某种语言词汇的描写,其任务是描述并解释语言使用惯例,并对语言文字作出规范性要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推广、普及与规范的展开与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汉语辞书的编纂使用密不可分。辞书定位与国家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语言文字发展规划是相互制约并协调统一的。

关键词: 文化传承 《新华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 语言文字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 H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329(2025)01-0001-06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五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法律的高度保障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推广、普及力度。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推广、普及与规范的展开与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汉语辞书的编纂使用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字典定位与国家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语言文字发展规划是相互制约并协调统一的。

二、国家文化与辞书

2023年6月2日,在完成对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博物馆的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何谓国家文化,文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著名辞书编纂家、《辞源》主编陆尔奎有言“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2]“辞书是文化的精华,是传承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必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词典,既是一部用词语描述的现代社会发展史,更是我国语言文字运用状况在这一时期的记录,对于赓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引导准确、规范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阶段,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这样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词典是不可或

收稿日期: 2024-10-1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调研项目“江苏中小学‘二典’使用度调研”(2022QNZX006)

作者简介: 张亮(1987-),男,江苏宿迁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汉语词汇。

缺的。”^{[4][11]}这里的“大型现代语文词典”就是指《现代汉语大词典》。

2023年,是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一年,是作为中国辞书“双瑰”的《新华字典》出版70周年,是《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发行50周年,是《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正式出版45周年。辞书发行即修订,“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5][8]}。至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已分别完成了11次、7次修订。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正在进行《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的修订。修订工作启动会上,江蓝生总顾问应邀出席并作学术报告,报告对词典修订原则提了四个字——守正创新。如何守正?怎么创新?王楠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字典》出版70年总结文章时提到“70年来,《新华字典》守正创新,担当起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任务,既是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的倡导引领者、宣传贯彻者,同时积极反哺规范,做完善规范的推动促进者,为推动汉语规范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6]

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2024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杰指出:“语言文字工作要聚焦教育强国建设,夯实教育现代化的语言基石。要全面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强化规范标准建设和数字赋能,不断提升语言文字工作服务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7]

三、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辞书定位

关于辞书定位,本部分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等作为讨论对象,分析辞书定位与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辞书的编纂工作,在叶圣陶的倡导和建议下,“新华辞书社”于1950年8月1日成立,随即便展开了《新华字典》的各项编纂工作。1953年10月,按注音字母顺序作为编排体例的《新华字典》出版;1954年8月,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出版。^①此二版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6年7月,“新华辞书社”并入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后,^②《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主要由语言研究所承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从1957年“商务新一版”开始,《新华字典》目前已修订至第12版。

《新华字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为普及义务教育、推广汉语规范化服务的语文工具书,见证了新中国扫盲,促进了国家文字改革,推广了普通话,规范了现代汉语的使用,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文化建设奠定了发展基础。《新华字典》1953年原版《凡例》清晰指出字典的编写初衷——“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8][1]}。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尚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说法,但是《新华字典》就已从部首、笔顺、字形、读音等方面对汉语、汉字作出规范化要求。在70年的历史进程中,《新华字典》记录着国家社会语言生活的发展与变迁,紧跟并引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标准化与规范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更好推进现代汉语规范化,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语言研究所编辑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7月,词典编辑室成立,吕叔湘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1958年6月,《〈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拟订,编写工作正式展开。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分8册刊印送审。1961年3月,丁声树接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对《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修改稿进行通读定稿。1973年5月,《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出版,内部发行。1978

^①1953年版权页为“1953年10月原版”。1957年版权页称“1953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因此,1953年版有“原版”“初版”“注音字母版”等不同叫法。1954年版有“部首排列”字样,业内多将1954年版称为“部首版”;版权页为“1954年8月第一版”。

^②此时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现代汉语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词汇为主的中型词典”^{[9]1},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9]1}。为更好适应社会的发展,及时反映现代汉语词汇新面貌,准确落实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新规范,《现代汉语词典》紧跟时代,不断修订。50年来,《现代汉语词典》在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作为一部中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受限,大部分反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词汇并未收录其中。为此,我们需要编写一部大词典,再利用这部大词典来修订《现代汉语词典》。这也是吕叔湘、丁声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愿景。^①2023年12月,历经数十载,收词约15.6万条、字数约1200万的《现代汉语大词典》(试印本)分5卷内部发行。

江蓝生(2022)提出《现代汉语大词典》的学术定位,即“在现代语言学理论、辞书编纂理论指导下,以丰富、扎实的文献和口语语料为基础,以《现代汉语大词典》为参照而编纂的一部系统记录百年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大型原创性语文词典”^{[4]11}。《现代汉语大词典》虽然贯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但更注重对百余年来汉语词汇的描写与记录。这也是《现代汉语大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之间的区别。换言之,参照《现代汉语大词典》来修订《现代汉语词典》时,要更加注重《现代汉语词典》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推广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切不可奉行“拿来主义”。

四、辞书表征与语言文字规范化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指的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基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在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中从字形、词形、读音、释义等方面给出了科学引领。

(一) 字头词形的规范化

《新华字典》(第12版)共收单字13000多个,其中正体字头9000多个,较1953年原版增加近一倍。《新华字典》各版次字数统计,详见下表:

表1 《新华字典》各版次字数统计^②

版次	1953 原版	1954 部首版	1957 新一版	1971 修订重排本	1979 修订重排本	1998 修订本	2011 第11版	2020 第12版
字头数	6 840	7 400	8 000	8 500	11 100	10 000	13 000	13 000
备注			含异体字			含异体字、繁体字		

如果说《新华字典》是以字为纲,那么《现代汉语词典》则是以词为主。《现代汉语词典》各版次收词条数统计,详见下表:

表2 《现代汉语词典》各版次词条数统计^③

版次	1960 试印本	1965 试用本	1978 第1版	1996 第3版	2005 第5版	2012 第6版	2016 第7版
词条数	43 000	53 000	56 000	61 000	65 000	69 000	69 000

^①1988年3月8日,《现代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成立。1990年开始编写,单耀海、闵家骥、韩敬体任主编;1993年项目暂时中止。2005年项目再次启动由江蓝生任主编,主持《现代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

^②字头数为约数。1953原版、1954部首版字头数包含复字字头。1957商务新一版之后字头数以单字数计。

^③《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修第7版为小修,增收新词语400多条,增补新义近100项,删除少量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语,故词条数两版持平。

在字头上,《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共收各类单字约13 000多个,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持平。在按照规范准则,厘清字音、字形之间的关系,辩证统一繁简字、正异体、异读词等关系后,《现代汉语大词典》共收录13 000余个单字字头、15.6万余条词语。

作为规范性语文辞书,让汉语使用者使用正确且规范的字形、词形是《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一项重要使命。《新华字典》(第12版)《凡例》指出“本字典的收字和字形依据《通用规范汉字表》及相关规定,字头用较大字号排印。繁体字、异体字附在主体字头后面,外加圆括号。不带*号的繁体字,带一个*号的是《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异体字,带两个*号的是该表以外的异体字。有些繁体字、异体字的左上角带义项号,表示只适用于某义项;有些繁体字、异体字的左上角带△号,表示另外单出字头。”^[10]6例如:

谳(諳 “諳”是“谳”的繁体,“諳”不单出字头。

庵(*菴) “菴”是“庵”的异体,且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内,“菴”不单出字头。

廐(* * 廐) “廐”是“廐”的异体,但不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内,“廐”不单出字头。

暗(* 暗、^{①②}闇) “暗”有4个义项,表^{①②}义项时的异体字是“闇”;“暗”“闇”不单出字头。

鞞(△*鞞) “鞞”是“鞞”的异体,且“鞞”另外单出字头。

字形处理上,《现代汉语词典》(第5、6、7版)与《新华字典》(第12版)相同。事实上,早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之初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1B)指出:“在字形、词形上,本词典应该起规范作用。附列异体字应以现代还常见的为限,过于生僻、只在引用古籍时才会用到的,不必附列。”^[11]84

关于异体字和互用字,《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34)规定“本书条目所用汉字形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规定的为标准。每字只有一个正体,其余都是异体。已简化的以简体为正体,繁体为异体。”^[11]95具体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分类处理。

1.《通用规范汉字表》对某些字的归并只是就一般义考虑;没有照顾到特殊义,实际语言运用中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分开。例如,“表示多或贵重”义的“不貲”,其间“貲”不写作“资”。

2.字头为多义字,异体字只适用于其中某个意义时,应该另分条。例如,“念”分三个字头“念”“念²(* 唵)”“念³”。

3.字头因义不关联分为两个或多个字头时,异体字都适用于这几个字头时,有几个字头则每个字头都需附列异体字。例如,“开”的动词、量词、趋向动词(轻声)分3个字头,“开¹(開)”“开²(開)”“开³(開)”都附列了异体字“開”。

汉字形、音、义纠缠的情形往往非常复杂,字形的规范化仍需根据汉语的实际而调整。对于词形的异体化处理,《现代汉语词典》区分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给出了338组异形词的推荐使用词形。《现代汉语词典》为338组异形词的推荐词目做注解,非推荐词形加括号附于推荐词形之后;同一大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不出条,不在同一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出条并注明见推荐词形。例如:

【含糊】(含糊) “含糊”不出条。

【嘉宾】(佳宾) “佳宾”出条,【佳宾】…见【嘉宾】。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未收的异形词,《现代汉语词典》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注解后加“也作XX。”字样。同一字头下不出条,不在同一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出条并注明同推荐词形。例如:

【俯首帖耳】……也作俯首贴耳。 “俯首贴耳”不出条。

【辞藻】……也作词藻。 【词藻】……同“辞藻”。

杜翔(2020)指出,“当前的异形词研究有扩大化趋势,很多归为异形词的词语其实是同音同义词,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是取一舍一、非此即彼的问题,应该容许长期并存,在具体使用中,同一个文本中应保持词形的一致”^[11]。

(二) 注音的规范化

注音在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特别是普通话的推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标识作用。正确的读音是学好普通话的第一步。《现代汉语词典》注音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基础上结合汉字的语音演变给予汉字较为准确的读音(读法)。

1. 旧读

旧读的使用是以普通话的规范读音为基础的,旨在提示汉语使用者注意汉字的读音变化与规范。《现代汉语词典》共给出了16个旧读注音提示。例如:

髭 dī(旧读 dì)	曝 bào(旧读 pù)	行 xíng(旧读 xìng)
嘲 cháo(旧读 zhāo)	惫 bèi(旧读 bài)	听 tīng(旧读 tìng)
别无长 cháng 物(旧读 zhàng)		大乘 chéng(旧读 shèng)
哑 yǎ 然(旧读 è)	从容 cóngróng 不迫(旧读 cōngróng)	
密云不雨 yǔ(旧读 yù)	宵衣 yī 旰食(旧读 yì)	
衣 yī 锦还乡(旧读 yì)	箪食 shí 壶浆(旧读 sì)	
方枘圆凿 záo(旧读 zuò)	夸父 fù 追日(旧读 fū)	

2. 口语读音

《现代汉语词典》在收录书面语词时同时收录了部分口语词。针对这一部分词语的注音,如果口语中有比较通行的不同读音,一般采取在注音后加括号注明口语读音。例如:

寻 xún 短见、寻 xún 死觅活(“寻”口语中也读 xín)
一时半会儿 yìshí-bànhuìr(口语中也读 yìshí-bànhuǐr)
打主意 dǎzhǔ · yi(口语中也读 dǎzhú · yi)
二流子 èrliú · zǐ(口语中也读 èrliū · zǐ)
一本正经 yìběn-zhèngjīng(口语中也读 yìběn-zhèngjǐng)

3. 轻声儿化及语流音变

《现代汉语词典》通常为轻声字不标注调号,注音前加圆点,如【桌子】zhuō · zi;对可轻读、间或轻读的字,注音加调号,注音前加圆点,如【因为】yīn · wèi,“为”一般轻读,有时读去声。对儿化音的标注,《现代汉语词典》只在基本词注音后加标“r”,如【今儿】jīnr。

《现代汉语词典》明确表示不标注语流音变。通常所说的“上声在阴平、阳平、去声、轻声前变半上”“上声在上声前一般变阳平”等在词典中均标注本调。这与现在通行的教材的语音标注不一致。

(三) 释义举例的规范化

词典释义是词语用法的归纳和总结,是历史和现实的用法的积淀。《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119)对例句编写提出总要求:“(A)能恰好说明意义和用法;(B)简短;(C)语言优美,没有不合规范的地方;(D)内容没有政治性错误,也不庸俗。”^[11]

举例的作用一般是补充释义之不足,但是如果例句不能起这样的作用,不能让读者在释义之外另有所得,则是徒占篇幅。例如:

【刺眼】光线过强,使眼睛不舒服:屋子里灯光太强,容易~。

这样的例子就属于狗尾续貂,不应该为举例而举例。

例句要求简短,但是必须意思完整。例如:

【必要】……:有研究的必要|批评是十分必要的。

什么东西有研究的必要？批评什么？什么样的批评？这些都是不完整的举例。在词典编修中针对意思不完整的例句要适当补足。

词典举例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例如：

【耻辱】这样的死多么~！（注解里把它作名词注，例句里是作形容词用。）

【昂】~头挺胸。（从来没有“昂头”的说法。）

【熬煎】他对于铁鞭是~惯了的。（熬煎是忍受的对象，不是“忍受”。）

类似上述的举例都应该结合释义进行重新调整，如无法调整则应删去不举。

除了搭配的规范，例句的语言必须与词语的语体风格一致。例如：

【安谧】这一夜他睡得十分~。

【采撷】樱桃熟了，咱们~一些来吃吧。

“安谧”“采撷”书面语词偏于文言，但所举的例子口语化很重，这就显得不和谐，容易误导读者。

五、结语

1955年10月，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胡乔木指出：“现代汉语规范工作是一项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都要发生重大影响。”^[12]《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一批辞书的相继出版与修订为现代汉语的使用提供了规范化标准。与此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在逐步完善，相关规范标准的制定与落实又推动辞书修订更加标准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所以说，《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可查考标准，更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见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2] 陆尔奎.辞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 [3] 王利明.在“人教辞书编研出版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EB/OE].<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5304013457893311&wfr=spider&for=pc>.
- [4] 江蓝生.《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理念与学术特色[J].语言战略研究,2022(1).
- [5] 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M]//吕叔湘,胡绳,等.《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6] 王楠.展现语言生活之新 恪守语言规律之典——《新华字典》与汉语规范化[N].光明日报,2023-08-13(5).
- [7] 陈杰.在2024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E].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404/t20240403_1123868.html.
- [8] 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11] 杜翔.新中国汉语规范化与《现代汉语词典》[J].辞书研究,2020(6).
- [12] 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M]//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3.
- [13] 胡乔木.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0月,油印稿)[R].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60:1.

[责任编辑:唐巧娟]